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十)

■管新生 文

5

我被分配进的厂子叫上海铝材厂,后改名上海铝材一厂,最后又改回上海铝材厂,曾用名华铝钢精厂。邻居都说华铝钢精厂工资高啊,老底子是外国人开的厂啊!扫垃圾的也有150多块钱!进厂后才知道最高工资为5500元——这是厂总工程师的月薪,听说在1963年以前厂子没有被收归国有时一直是这么个天文数字!当收归国有了,他主动要求把工资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550元。这似乎比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工资还要高。当然,也怪不得他牛气冲天,他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留德博士,且有冶铸铝材的专著问世,被外国老板重金礼聘而来。待到我1968年进厂时,造反派给他的月薪工资为70元,并被发配到炉子间做“浇头”的重体力生活。后来,“文革”结束,给他补发了27万元的工资。

而一般工人呢,基本280元左右,技术好一些的“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的谐音,意即“第一号”)则380元!当时居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二三百元月薪的工人还吃补助!我不谙世事地问了他们,回答说,家里的十个小把戏有九个上山下乡了,不够开销,只好向组织申请补助了。

这一切,与我们新工人浑身不搭界,我们这些学徒工统共17块8毛,满师了,也是“36块万岁”。

外商厂奇形怪状的事情就是多,套用当年的“文革”语言,则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因而厂里的阶级斗争大会日日开,开得不亦乐乎。每到早班下班的时候,全厂三个厂门便统统拉上了,谁想离厂必须得有车间主任(当时流行军事化,车间主任莫名其妙地成了“连长”)的手谕!

在关进防空洞的牛鬼蛇神中,有一位维廉蒋先生,是解放以前上海滩名闻遐迩的拳王,在拳击台上与外国拳手对垒,从未输过一场。解放后,曾率上海拳击队访问东南亚,所向无敌!他置香港台湾的重金挽留于不顾,却又义无反顾地回来做华铝钢精厂的工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妻儿老小均在上海,而且,洋商厂的工资蛮高的。这是实在话,很老百姓。

厂里医务室有一个女医生,据说曾经是宋美龄的护士,抄家抄出不少与宋美龄的合影,自也免不了“造反派”的火烧炮打。其实当时的厂子医务室实乃藏龙卧虎之地,外国老板当年重金聘来的高手能人均留厂不误,记得一位是儿科博士,一位是老中医(即后来成为上海滩滑稽界大明星王辉荃的嫡亲阿爸),大受工人欢迎。经常见到工人的小因围住了儿科博士求医,女工们则向老中医问诊妇科。而他们的高超医术,则传颂一时——工人们人人有口,有口皆碑。记得有一回工人问儿科博士,你自家的小孩感冒发热生病了,你这个博士医生给他们是吃药还是打针?他的回答很实在,说既不吃药也不打针,天天喝白开水,一礼拜可基本痊愈——因为,是药三分毒呵。

当为至理名言也。

还有一件扑朔迷离的案件被搬上了阶级斗争大会场。厂子里有一青工,好像是钳工,某日遇隔壁弄堂的一位算命大师,为他算了一卦,大惊失色,说他鸿运当头,官至一品!该青工暗自好笑,一介穷工人,何来什么一品二品官!不料大师又屈指一算,说他七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他更不信了。谁人料到,到了第七天,偏偏“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辆呜哩哇啦的警车果真开了到他家门口,一副铮亮的手铐将他铐了便走!进了局子里才知道,有一个什么

党派私自将他封为了“国家总理”——端的是“官至一品”!而他本人却根本不知情。就这样,他被押上了厂子里的批斗台,狠狠揪斗了一番,而后便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七年之后“文革”结束,忽然稀里糊涂不作结论地被释放回厂。

某日,此君偶遇我,大赞我面相奇好,又说隔壁弄堂的算命大师如何如何神机妙算,邀我何日得空请他为我算上一卦。

我一听,慌忙连连摇头,紧跟着脚底搽油,溜之乎也。

6

那时候,我们这批新工人还享受到了一项特殊的政治待遇——下班,便被召集去排练文艺节目。天天如此。为了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生产为革命让路,我们人人手持纸绸红花,大跳忠字舞。当时辅导我们舞蹈的老师一姓丁,一姓陈,均为厂子里工人,据说他们对跳舞颇有心得。这下轮到洋洋相百出了,我是个以静制动之人,哪里会手舞之足蹈之,根本弄不像样,甚至连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也达不到。

那一个夏天,大太阳就像粘在你背脊上的膏药,滚烫火热的。偶尔路过平凉路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忽见一纸招生告示,说是东宫准备成立杨浦区工人革命故事创作组,欢迎有一定创作能力的革命青年报考。想来那时候的自己正是精力旺盛过剩的青春期,当即赶去报了名。到了考试的那一天,只见坐了满满一教室的应试者,有工人有老师有银行职员有学生。主考官为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任嘉禾先生。要求每个人当场写一则故事或小说,出的什么题目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我自此与故事结缘。

其时开始了与故事员毛时安的交往。他当年也是工人,家住工人新村,鞍山,好像是军工路上上海电磁线一厂的工人。

有一回,我去到他的蜗居。他那时颇为欣赏拉埃洛·乔万尼奥里所著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不仅将结尾处斯巴达克斯给妻子范莱丽雅的信摘抄于簿,而且感情充沛地朗读给我听。时至现在,依然记得那一封生死不渝催人泪下的信:

神圣的范莱丽雅·梅萨拉,请接受斯巴达克斯的问候和祝福:

由于对你的爱,我的神圣的范莱丽雅,我会晤了玛尔古斯·克拉苏,并且告诉他我愿意停战。为了对你和我们可爱的小波斯杜密雅的爱,我本来准备接受一切可能接受的条件;但是这位西西里总督兼将军,却向我建议以叛变作为获取生命与自由的代价。

我宁愿对你做一个忘恩的丈夫,对我们的女儿做一个狠心的父亲,决不愿出卖起义的弟兄,使自己的名字蒙上永世的耻辱。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大概已不在人世了:决定性的大战立刻就要爆发,在这次血战中我将光荣地结束我的生命。这就是我所遭到的厄运的轮廓。在赴死之前,啊,我的神圣的范莱丽雅,我觉得有必要请求你饶恕我带给你的不幸。请你原谅我,而且快乐地活下去;我要在临死之前为你那极其刚强的心和高贵而又可爱的灵魂祝福。

坚强地活下去;为了你我对我的爱而活下去,为了我们这个无辜的孩子而活下去——这就是临死的人的心愿和请求。

泪水哽住了我的咽喉,我感到窒息,只有一个念头安慰着我,那就是:我将在极乐世界中拥抱你,我将在你那儿拥抱你那不朽的灵魂;现在我对作你最后的一次亲吻。我要对你作最后一次想念,我的心脏也要为你作最后一次跳动。

多少年过去,依然忘不了,那时在鞍山新村他的家里,一同聆听的动人情景。



跳绸绸 ■黄伟助

诗抒胸臆

夜游乌镇感作

■冯如

江南多水镇,唯爱一桐乡。浆拔绿波细,桥连乌巷长。酒吧南北客,俏语柳藤墙。星灿落珠雨,风亲揉水香。岂如彭泽役,能使戚成忘。游遍欢殊盛,归来乐未央。良宵常有思,所思在何方?

步韵唐诗兼抒怀

■杨重庆

无事闲茶馆,昏昏待日斜。仰头望榕树,倚首忆平沙。愧我村言客,思她解语花。秋风吹沪上,谁与识芳华。

浦江分别后,翠袖在何方?满目唯鸿影,思心寄画梁。冬寒抚旧稿,春日理麻桑。愿作三秋雁,携君且远翔。

陌上娥眉蹙,怜君何事嗟。依依蒲柳质,四海孰为家。孤傲云中鹤,清芷岸边沙。携卿明月下,风拂赏荷花。

无须贪富贵,何必慕繁华。携手漫晨露,相依对晚霞。东篱生紫叶,南陌遍黄花。才女村夫侣,泥墙竹院家。

旅游日记

在亚丁,感受藏族风情

■郭黎明 文

说起稻城亚丁,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这片“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块净土”,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地处著名的青藏高原东部。蓝天、白云、雪山、盛开的格桑花、圣洁庄严的喇嘛庙,是亚丁独有的美,也是亚丁留给游客最深刻的印象。

而今年秋天的亚丁之行,除了感受这份出离尘世的宁静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当地的藏族同胞在一起欢歌跳舞的那场联欢晚会。

那天的行程结束后,当导游阿勇宣布晚上带我们去观看藏族风情歌舞表演后,大家顾不得旅途疲劳,发出一阵欢呼声。早就听说藏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想不到这次能亲眼目睹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歌舞表演,怎么不让人兴奋呢?

旅游大巴带着我们来到了一家酒店门前。远远的,便看到店门口站了几位藏族小伙和藏族姑娘。他们手里捧着洁白的哈达,伴着一声亲切的“扎西德勒”,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便都被披上了一条象征着美好祝福的哈达。

走进酒店大厅,只见十几张饭桌,正中央是一个偌大的舞台。边吃饭边看文艺演出,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演出正式开始了。第一个上场的是一位英俊潇洒的藏族青年。主持人介绍,他是藏族地区颇有名气的歌手,已经出了好几张个人歌碟。果然,他一开口,那充满藏族风情的歌声便深深打动了大家。一时间,掌声雷动。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和刚才那位“扎西”(藏族对男子的称呼)的热烈豪放不同,这位“卓玛”(藏族对女孩的称呼)的歌声优美辽阔、婉转动听。让人不得不感叹,藏族姑娘人美歌更美。

欣赏了动听的歌声之后,几位藏族小伙又为我们带来了一段热情奔放的踢踏舞。那欢乐明快

的音乐,动感十足的舞蹈,让人深深沉醉其中,忍不住也想跃跃欲试,有一种上去和他们一起跳的冲动。

当然最让人开怀大笑的还是藏族演员和我们这些游客的互动节目。首先是“女装秀”。被邀请上台的四位女嘉宾,每人领到了一套藏族服饰,她们被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套地道的藏族服装按正确的程序穿上,看谁穿得最快最正确。在大家善意的哄笑声中,她们一番手忙脚乱地穿戴,结果自然闹出了不少笑话,有的裙子穿歪了,有的来不及系上腰带便匆匆上场,但没有人觉得窘迫,反而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充满了快乐。紧接着,她们又被要求更高难度的动作,模仿一段藏族舞蹈。虽然动作有些不协调,但大家都跳得很认真,赢得了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就是男嘉宾了。四个男嘉宾被要求来一场拔河比赛,最终的胜利者荣幸地成为了“藏族新郎”。被连敬了三杯酒之后,“新郎”跟着藏族“大舅子”跳起了欢快的藏族舞蹈,最后将美丽的藏族新娘背入洞房。面对大家的调侃,来自北京的年轻“新郎”落落大方。那一刻,我忽然由衷地从心底感叹,这么帅气的小伙子和这么美丽的姑娘如果真的能有缘走到一起,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我正沉浸在自己美好的想象中,只听见主持人一声热情招呼:“请大家上来和我们一起跳。”

只见台上,藏族小伙和藏族姑娘伴着音乐快乐地舞蹈着,那份热情很快感染了台下的观众,开始只是几个人上台,但渐渐地,人越来越多,几乎所有人都涌上了舞台。不分年龄、性别、民族,大家手拉着手,边唱边跳,整个舞台成了欢乐的海洋。

跻身欢乐的人海里,我突然理解了亚丁的魅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美丽的风景,更在于藏族人民淳朴、热情的民风,那种毫无保留的原生态美是最吸引人的地方。